

云江潮



驿路折枝

张秀玲

家门前的湿地

多年前，游玩杭州，有人推荐我去西溪湿地走一走。那一天，烟雨蒙蒙，游客稀少。我和女儿租乘一条小木船，顺流而游。循着蜿蜒河流，犹如误入桃花源，河水清莹，沿河田园草木茂盛，和着木船的欸乃声，烟波雨丝的江南水乡越发水灵娟秀。

简直就是一曲田园牧歌。诗意顿时从湿地长出，一直长到我的心里。

前年春天，温州好友邀请我们几位同学去三垟湿地游玩。那天，春光明媚，我们也租了一只游船。摇曳在弯弯曲曲的河流，沿途是稻田果园，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草木香气和泥土的芬芳。偶有几间农舍，也是气定神闲坐着。忙碌之后，置身其中，觉得妙不可言，犹如旅人找到了栖息地，心灵顿时安顿下来。

一直艳羡这些地方得天独厚，竟然珍藏着风水宝地。偶尔机会，听说我们瑞安也有一块林垟湿地时，颇有些惊讶乃至怀疑。

对于林垟我并不陌生。二十多年前，大学刚毕业，我和好友稚气未脱，周末到各个同学单位转悠。同寝室一个同学分配到林垟中学教书，于是我们乘坐三轮卡一路颠簸过去。印象中，那是江南水乡。

五六年前，我开设“亲近塘河”作文公开课，想找一副近似塘河原始风貌的画面，让学生直观感受塘河曾经的纯美。而那时塘河治理还没进入成功阶段，而我面对的就是五中学生（借班上课），有人建议我去林垟寻找。到了那里，宽阔的湖面，河水清且涟漪，河边时而有妇女在洗刷，这不正是记忆中塘河风光的绝版吗？惊喜的我连拍了几张照片，移花接木，竟然没有半点破绽。

但到那时，我以为林垟只是保护得较好的江南水乡而已，压根没有和湿地联系起来。去年，为了撰写一份提案，我又一次去林垟。调研前，我走访了相关单位，原来林垟是文化古镇，有牌坊，有名宅，有一线天，而周边是一片湿地，是自然和文化的融合。

去实地考察时，在当地负责人带领下，我们寻访了这些文化古迹。古街的“一线天”近乎荡然无存，只剩十来米街面，两边低矮楼房岌岌可危，但不难看出曾经的小街风貌。两侧的二楼厢房，近乎零距离接触，如果说句话，对面人家准能听得清清楚楚，隔墙之耳也就这个距离。



(资料图)

人间万象

电话: 65818086 电子信箱: sunwf130@sina.com

倪亮

越野车去找妈妈了

深夜回家。

儿子和保姆阿姨已经睡下，妻还在等我。

睡觉前，没能看到儿子的笑脸，心里总有些许怅然，感觉缺了点什么。

按照惯例，妻又向我讲述儿子白天的故事。

这是我们夫妻俩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光。

“宝把那辆越野车车模弄丢了。这是宝的车模中最贵的一辆。”

这天下午，妻带儿子下楼到小区的小公园里玩，儿子随手从一大堆车模里拿起了那辆越野车。儿子4岁出头，却是位顶级的“车迷发烧友”，光各式各样的车模便达数百辆之多。

母子俩玩了一个多小时便上楼了，回到家才发现——那辆越野车不见了！

妻问儿子，车模放哪儿了？

儿子肯定地说：“妈妈，我把它放在黄色的椅子上了。”

儿子的记忆力很好，从他3岁起，我们便有意识地训练他的无意注意。他说在那，一定是在那的。

母子俩便下楼去找，可是没有。妻又拉着儿子一个挨一个地问，在小公园里玩耍休憩的人都说没有看见。

小公园里人来人往，一个精致的玩具被爱占小便宜的人顺手牵羊，抑或被哪个调皮的小孩子拿走，原本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当时，宝的眼神很慌乱，或许他从未想过，东西放在那儿就会被人拿走了。”妻的眼神流露着悲伤，又说：“晚上睡觉时，他躺下了，又突然坐起问我，妈妈，我的那辆车呢？唉，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呵，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在我们讲给儿子听的童话故事里，连凶残的老虎都那么温柔，连可恶的老鼠都那么富有爱心，难道，真叫我们告诉一个不谙世事的4岁的小男孩——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小偷，他们会见物起意，见财起心，甚至随时准备拿走别人的东西，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可是，他才4岁呀！

我们真得要那么早就让孩子明白，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肮脏、卑鄙、黑暗与龌龊吗？倘若是，孩子洁白无瑕的精神世界该会沾染上什么样的底色呢？他可能由此变得多疑、防备、恐惧、自私自利、对人不信任……我不否认，太阳也有黑子，光明也有阴影。可是，过早让孩子接触到这

个世界的负面信息，那小小的心灵难免会滋长阴暗的心理。他甚至会带着墨镜去看待世界，于是，再五彩、再缤纷的天地，也会蒙上一层灰暗的颜色。孩子的心里，应该有一轮永远的太阳；男孩的胸怀，应该如山巍峨，似海宽广……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次日清晨。

儿子闷闷不乐地在玩着他的那辆扭扭车。

我走过去说：“儿子，爸爸知道你的那辆越野车哪去了？”

小家伙双脚踩地刹住车子，仰着头，迫不及待望着我。

“越野车在你这儿呆了那么久，他想妈妈了。所以趁你不注意，他一个人偷偷地溜回家去找妈妈了。现在啊，他正高高兴兴地跟妈妈在一起呢！”

儿子眨了眨眼睛，伸头，瞪眼问：“真的吗？”

我拍了拍他的小肩膀，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老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耶！车子没有丢，他是去找妈妈喽！”

儿子快速地转动着手中的方向盘，扭扭车飞快地向前行驶，在客厅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众生相

金洁

躲过岁月这把刀
我吃我睡我苗条

都说中年妇女有两怕：脸生“花”，身材“发”。可自然的定律到了我这似乎不灵验了：能吃能睡，苗条依旧。常有朋友调侃：“你真是中年妇女一‘奇葩’。”

我能吃。

因为场地限制，我们学校一直没有食堂。这个学期，我和几个同事到附近一所中学食堂吃中饭，每餐10块钱。第一天去用晚餐，拿过托盘点了两荤两素四样菜，端过一碗米饭，坐在指定的位置，将饭菜一扫而光，感觉味道还不错，就是饭少了点，可我没敢吱声，毕竟是编外人士，有点拘束在所难免。接下来几天，每次我都端相对比较大碗的饭。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一份菜限额搭配一碗饭，饭不够只管再打，而且是免费的，这下我吃得更欢了。有一天，一位也在为吃饭问题伤脑筋的同事张老师问我：“那边食堂的饭菜怎么样？”话刚出口，她就接着说：“问你基本没有参考价值，你肯定会说很好吃的。”知我者张老师也。

平时和女友出去喝茶或吃饭，往往是还没等热菜上来，我已饿得顾不得淑女风范而抢先举筷，几个回合下来，她们便停下手筷子感叹心有余力不足，而我

仍举筷津津有味吃个不停。

我能睡。

小时候，我就特别贪睡，课堂上不止一次睡得鼾声如雷忘乎所以而被老师揪着耳朵不放，以致多年后自己成了老师偶见学生趴在课桌上睡得香甜总不忍轻易打搅。

参加工作后，嗜睡陋习一直顽固地陪伴我，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办，只要睡意袭来，我就没法赶跑瞌睡虫，以致可利用的时间总比别人少。

如今人到中年，我仍拥有婴儿般的睡眠，早上如果没有闹钟提醒是十有八九会睡过头的。老公一直有晨练习惯，他也希望我能重视体育锻炼，于是多少个早晨，看着睡得昏昏地暗的我，他一遍遍不无羡慕地感慨：“睡眠质量这么好，你可真幸福啊！”说完，他又狠心将我拉起，催我登山，而我就迷迷糊糊跟在他身后，然后使出自己的睡觉绝招，见缝插针靠在电梯里哪怕再睡一分钟也好。

平常我还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满足自己的贪睡要求，我可以于繁忙之中放下手头工作靠在办公桌上睡上片刻，也可以和衣躺在沙发上快速入睡，要是外出

旅游，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呼呼大睡更是家常便饭。

贪吃贪睡的我却怎么也胖不起来。

多年前的一天，我站在拥挤的公交车过道里，旁边一位坐着的中年妇女不耐烦地对我嚷道：“你的包裹到我了，拿过去一点不行吗？”说完，她转过头怒气冲冲地看着我，而我当时根本就没带什么包，当我们同时意识到是我的髋骨硌到她的后背时，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类似的因瘦引发的话题或故事还很多。

时至今日，我的体重不曾突破三位数，腰身更是细得可怜，这令很多人想不通，我自己也很郁闷。为了增肥，我曾尝试过各种办法，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几番折腾之后，我还是原来那个苗条的我。除了父母也比较瘦这一遗传基因之外，我找不出任何不胖的理由。

如今，看看身边那些为减肥费时又花钱的肥胖者，面对美味佳肴强行扼杀食欲，我不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还增什么肥呢，只要身心健康，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味，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就让它顺其自然吧。